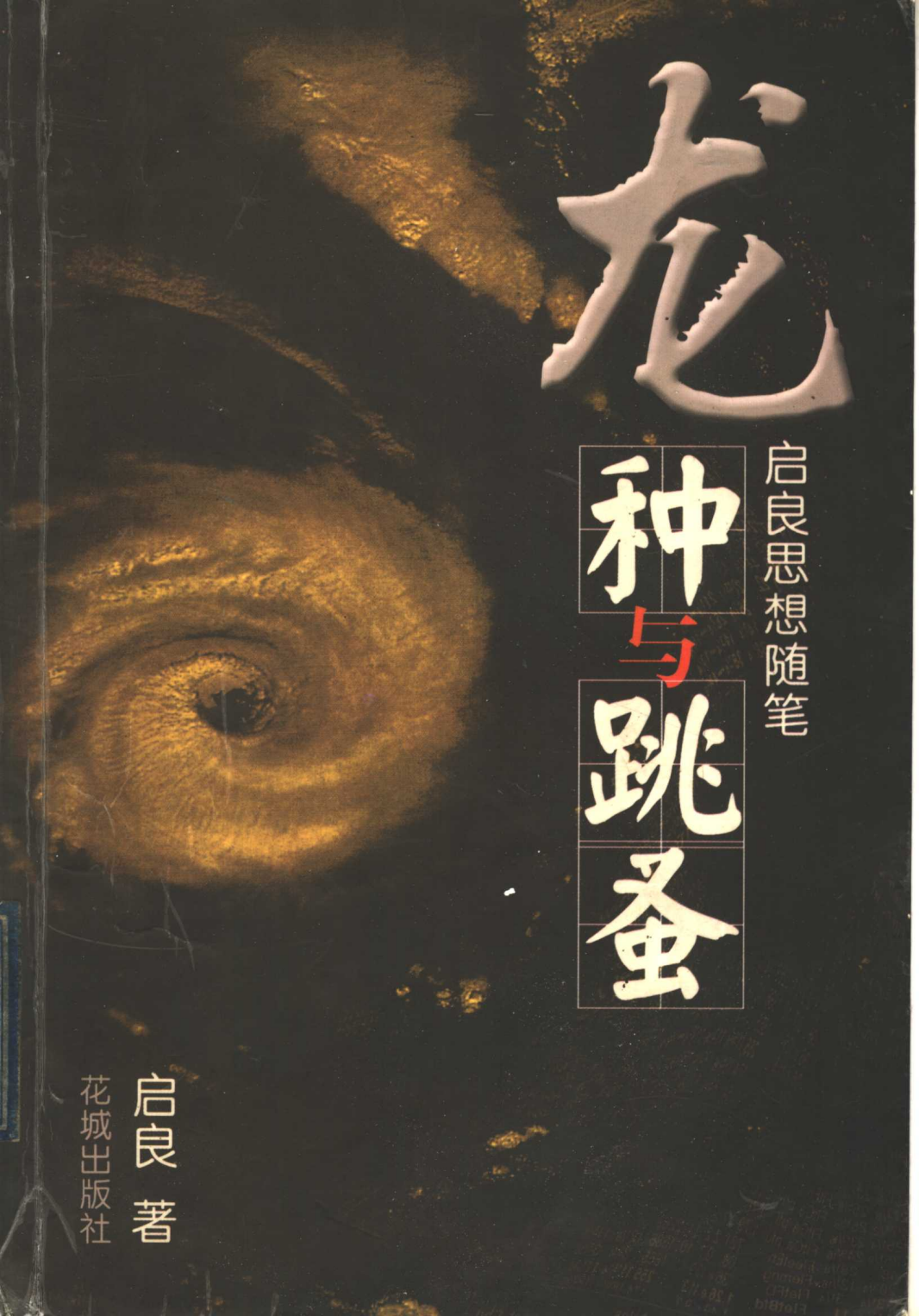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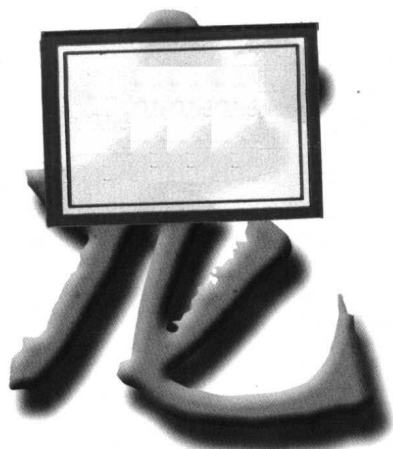
龙

启良思想随笔

种
与
跳蚤

启良 著

花城出版社



启良思想随笔

种

与

跳蚤

启良 著
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龙种与跳蚤：启良思想随笔

启良著.

— 广州：花城出版社 .2003.5

ISBN 7-5360-3598-5

I. 龙 ..

II. 启 ...

III. 随笔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IV. I267

责任编辑：孙 虹

技术编辑：赵 琪

封面设计：王 越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

印 刷 广州市天成印刷厂

(广州市芳村海北工业区)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13.625 1 插页

字 数 300,000 字

版 次 2003 年 6 月第 1 版 200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3,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3598-5/I·3236

定 价 2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第 一 编

- 上帝在政治中的意义 /1
20 世纪西方神学的政治关怀 /14
关于“好人”和“坏人”的断想 /42
“韦伯问题”求解 /73
“斯密问题”不成其为问题 /85
对“亚细亚生产方式”的新认识 /92
铁锤何为 /97
——评尼采的政治哲学

第 二 编

- 走出政治儒学 /126

儒学的革命 /146

——《周敦颐诗文集》序

哲学意义上的“以民为本” /171

释“圣” /173

中国古代的德治之弊 /175

道：中国知识分子的十字架 /181

怎样看待一部中国历史 /210

“学在四夷”与先秦的学术和思想 /247

无赖的哲学 /257

——读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

悲剧的背后 /268

——读班固的《王莽传》

阉宦文化 /278

以吏为师 /290

罪恶之门 /295

毛泽东与梁漱溟 /299

李泽厚四议 /306

第 三 编

现代政治巫术 /329

社会力量与政府力量 /341

市民社会如何可能 /348

性与革命 /351
无牌原则 /356
“手中无牌”如何可能 /359
思想的语法 /367
人之初 /370
狂人夜记 /373
日本人的“道” /375
“心奴”何时能破灭 /379
法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/384
学者之窘 /403

附 录

走出僵化：中国历史学的根本出路 /412

——答杨建华先生

重建中国历史解释体系 /424

——答《光明日报》记者问

后记 /428

启良主要学术著作目录 /429

第 一 编

上帝在政治中的意义

—

时常有学生问我：这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上帝？

我的回答是：在人们的观念里，上帝有两个。一个是本体世界中的上帝，一个是《圣经》中的上帝。本体世界中有无上帝，那只有上帝才知道，人类是不可能知晓的。因为这样的问题乃是人的认知能力所不及的。对此，康德哲学早已作了说明。至于《圣经》中的上帝，那是人人都可知道的，就是那位用六天时间创造了世界而第七天休息的全智全能者。

《圣经》是人写的，因而《圣经》中的上帝也就是人的作品。正如人们常说的：不是上帝创造了人，而是人创造了上帝。

二

人类的创造发明，可谓多矣。大到国家、法律、宗教、哲学，小到日常的生活用品。在这无数的发明中，又以上帝的发明最为伟大，最有意义。

上帝是文明的产物，亦最能体现文明之成就。

文明社会之所以会有上帝的发明，乃是因为在文明社会，人类面临着多种困惑和难题。这些困惑和难题，如果归纳起来，不外乎三个方面，即如何处理人与自然、人与人以及灵魂与肉体的关系问题。而这三者，都可从上帝那里找到答案。

就人与自然之关系而言，上帝的意义乃在于，它既是世界万物的原因和秩序，同时也昭示人类，由于有此原因和秩序，世界才是可知的。于是，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才成为可能，也才会有自然科学之可能。

就人与人之关系而言，上帝将利己与利他很好地结合在一起，从而使人类能够大体上做到和谐和友善。无人不有利己之心。但是，如果人皆为己，则社会必然弱肉强食，只有争斗没有和谐，只有恶没有善。是上帝那张能让人类进入天国的门票，非常巧妙地把人的利己之心转换为利他之行为。因为天国无比美好，人皆向往，进入天国乃是他们利己之心的最大满足。但天国的门票又不是随便给的，只有善者可以得到。所以出于利己之目的，人们必须要在人世间做善事不做恶事。否则的话，不但天国进不去，而且还会打入地狱，受尽煎熬。

就灵魂与肉体的关系而言，上帝乃是人的终极意义所在。人是感性的生物，贪图肉体的享受。但肉体的支撑却又不是肉体自身所能做到。它必须依仗人的精神（即广义上的灵魂）。

没有精神的肉体只是一堆死肉，没有生气，没有血色。肉体之所以需要精神的支撑，就在于人这一特殊的生物有两种基本的需求，即既需要感官的快乐，又需要精神的慰藉。而且这二者相比较，后者更为重要。原因是，人又是思想的动物，常常想到自己生命的意义。而此意义世界最为紧要的关口，乃在生死之间。人生百年，匆匆而过。如何充实这短暂的人生，也就成了人们最为操心的问题。此问题之解决，绝非金钱美女可以为之，惟有从上帝那里才能找到答案。也可以说，人类因其精神需要而创造了上帝，而上帝亦因之而使人类的生活世界有了意义。

三

人与人的关系，可以纵横两个维度来理解，或者说是一个十字架的结构。

横面的人际关系，是不带任何社会身分之含义上的个体同个体之关系。在这里，人必须假定是抽象的，只有普遍性而没有特殊性。在这里，没有等级差别，没有贵贱之不同。大家都是人，都是父母所生，都有自己的人格尊严和利益追求，因而也都应该得到同样的理解和尊重。正是在此意义上，西方人说“上帝面前人人平等”，中国人说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

纵向的人际关系，体现的是社会的等级结构，如父子关系、师生关系、君臣关系、上下级关系、国家同国民之关系等等。而在这诸多的关系中，又以国家同国民之关系最为重要。因为人是社会化的，其社会性角色首先便体现在政治领域。故亚里斯多德说：人是政治的动物。在这里，人都是有身分，有坐标的，只有特殊性而没有普遍性。在这里，人之平等被不平

等所替代，相互理解与尊重被命令与服从所替代。

在横面的人际关系中，人们看重的是普世伦理，关心的是个体的权利和心性的安顿；而在纵向的人际关系中，人们看重的是政治伦理，关心的是统治者如何安邦治国的问题，对个体的权利和心性安顿却很少重视。

虽然这两种人际关系以及相应的两种伦理有混淆有叠合，很难作出严格的区分，但却可以作为我们理解社会政治问题的分析模型。

四

如果以上所说的分析模型大体不谬，那么我们便可进而得出如下两点认识：

第一，大凡民主自由的社会，都是重视横面的人际关系，重视普世伦理，并以之作为思考政治问题的理论前提；凡是专制极权的社会，几乎都是重视纵向的人际关系，重视政治伦理，并同样将之作为一切政治行为的出发点。因之，欲在具有专制主义之传统的社会从事民主化的建设，关键是由对政治伦理的强调而转为对普世伦理的强调，由对人的特殊性的重视转为对其普遍性或抽象性的重视。

第二，在重视纵向人际关系的社会，上帝是没有多少存在价值的。因为在这里，权威同政治地位成正比，谁的政治地位最高，谁就是最有权威的人物，可以取代上帝的位置，指导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。而在重视横面人际关系的社会，由于没有这样的权威人物，人们必须走到上帝的面前，聆听上帝的声音，才可能懂得生活的真谛和做人的准则。而且，政治伦理与普世伦理是互为消长的。政治伦理的重视，必将挤得上帝

在人们的政治生活中没有位置。因之也可以说，上帝在政治中的意义之大小或有无，乃是衡量自由民主社会同专制极权社会的一个重要尺度。

五

西谚云：上帝的事情上帝管，恺撒的事情恺撒管。所谓“上帝的事情”，即信仰的事情；所谓“恺撒的事情”，即政治中的事务。这句谚语的意思是说，国家不能插足信仰的领域，而宗教也不能管政治中的事情。简言之，政教必须分离。

那么问题是，既然政教必须分离，上帝与恺撒的分工必须明确，何以说上帝在政治中的意义怎样，乃是衡量一个社会为自由抑或专制的重要尺度呢？

这里的原因是：在重视纵向的人际关系的社会，上帝虽然没有市场，但却是政教合一。此种“教”，不是信仰上帝之“教”，而是一种类似于宗教的世俗化的意识形态。它同国家的职能相统一，从而成为国家这部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在这样的社会里，虽然人们不信上帝，但最高的统治者却坐在上帝的位置上，代上帝而做事，成为全民的精神导师，同样是全智能。其言论，句句都被当做真理；其行为，无一不是正确的。更为重要的是，此种社会的国民虽然没有宗教热情，但其对政治人物的崇拜，以及对他们所认定的意识形态的迷信，甚至比宗教热情还要狂热。

宗教热情本是人人都有。在专制极权的社会，人们之所以宗教观念淡薄，原因乃是政治伦理对普世伦理的替代，甚至可以说是统治者有意用自己的声音替代上帝的声音，用自己的光芒而遮蔽上帝的光芒，从而利用人们的宗教热情，使他们像

崇拜上帝一样地崇拜他自己。

由于统治者将自己摆在上帝的位置，故在专制极权的社会里，政治都是神学化的。这可说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：在人们普遍信仰上帝的社会，神学反倒远离着政治；而在宗教观念淡薄的社会，政治却同神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。神学化的政治，一是最高统治者被神化，或被称为神的代表，或被称为神之子；二是其政权的合理性被神化，或称作“顺天应人”，或称作“××的选择”（这里的所谓“××”，完全是神秘化的）。更有甚者，在专制极权的社会，政治还同巫术相结合。此种结合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，但却充分说明了它的非理性之特征。

另需说明的是，政教合一有两种类型。一为地道的、名副其实的政教合一，如古代世界的一些神权国家，国王在名义上同时又是最高的祭司长，亦如加尔文教统治下的日内瓦，国家政权同教会组织合二为一。另一种是像古代中国一样的政教合一，即行政管理与社会教化都由国家负责，而且有一种官方的意识形态作为全民的精神生活之指南。这两种类型虽有不同，但却在如下几方面又是相同的：一、将本应世俗化的政治神秘化；二、国民的精神生活由国家统一管理和指导；三、实行专制主义的统治。

六

政教合一之所以导致专制极权，乃是因为上帝和恺撒分工不明，二者的关系太近乎。那么这是否意味着，在政教分离的社会，上帝在政治中就没有意义？上帝可以远离政治，只关心自己领域里的教化之事呢？

答案显然是否定的。政治中的自由抑或专制，关键不在于其中是否有上帝的介入，而是看其以何种方式而介入的。具体说即是：自由民主社会，上帝的介入是间接的；专制极权的社会，上帝的介入是直接的。或者说，前者的影响是内在的，深刻的；后者的影响是表层的，肤浅的。

而且，在上帝与政治之关系方面，还存在着这样一种看似矛盾的现象，即在上帝直接介入的政教合一之社会里，上帝实际上是缺席的，至少在政治领域是这样。因为在这里，只有世俗统治者的意志，而没有上帝的意志。即便像日内瓦这样典型的政教合一之国家，亦为如此。世俗统治者代上帝做事，但却一点也不明晓上帝在政治中的意义何在。或者说，正因为他不明晓上帝在政治中的意义，才冒昧地取代上帝的位置。

相反，在政教分离的社会，上帝远离着政治，不干预政治中的事务，但上帝的光芒却又是照亮整个政治领域的。而且，世俗的政治亦充满着上帝的精神。从表面上看，上帝在这里是缺席的，可实际上却又无处不在。

七

上帝的事情在道德领域，在意义世界，恺撒的事情在国家的管理。因而二者必须有所分工。如果恺撒进犯上帝的领域，必是对人的精神强暴；如果上帝过问恺撒的事情，必使政治伦理化，必是对人治社会的营造，亦必是对民主自由的翦除。

然而这并不等于说，上帝可以坐在一边凉快，隔岸观火。他可以不干预国家事务，但却对于人类的政治行为则不能听之任之。那么他又如何处理这一颇为矛盾的问题呢？

这就是上帝的奇迹所在，也是其最高的权威性的体现。他

可以不问政治，但政治中的基本原则却是他早已制定的。这就是在他创世的时候，就给了人类两样东西，一是自由，二是平等。这既是他给人类的惠赠，也是人类特有的禀性。因之，人类的政治生活亦必须以此二者为原则。政治本是人类自己的生活，但却必须按照上帝的这两个原则而实施。

而且，上帝的创世是一次性的行为，一旦赋予人类自由与平等的禀性，他就可以撒手不管了。至于人类能否按照他的原则而生活，那完全是他们自己的事情，后果亦由他们自己承负。他绝不像中国人观念中的“天”那样，时时监视着统治者的施政行为，并随时准备惩处那些昏君和贪官。上帝不会这样找累。他算的是总账，一切都留待末日审判的那一天。

八

前文说过，上帝是人的作品，是文明的产物。问题是，能够创造上帝的人类已经够伟大的啦，他们为何还要创造出这么一个绝对的权威来制约自己呢？

此问题十分重大，也很是深奥，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。仅上帝同人类政治行为之关系，依我的理解，问题的根本乃在于：政治虽是人类自己的事情，但却又是他们自己很难做好的。制度的设计，法律的制订，乃至机构的设立，虽然都是人类自己做的，但其做法是否合理，是否同其理想目标相吻合，则又必须有一外在的前提性的原则为其依据。上帝便是这一原则的依据。也可以说，上帝也好，原则也好，都是一种理论预设，是人们思考一切政治问题的理论出发点。

其实，如果我们从经验世界看，上帝及其原则都是很难成立的。这个世界上，谁见过上帝？上帝长得什么模样？如果说

自由与平等是上帝为人类设立的原则，那么又请问：假如自由与平等是上帝赋予人类的一种禀性，为何人类的实际生活中又总是处处表现为不自由和不平等？

显然，关于上帝也好，自由平等的原则也好，我们是不能从经验事实来看的，不能以其真假而判定其是非。它的意义在价值世界，因而我们亦应从应然的角度而看待其得失。上帝或许是个谎言，但人类却是极需要这个谎言。就人类的政治生活而言，如果没有这一谎言，他们就很难为自己找到一个营建自由民主之社会的理论基点。

九

为何自由、平等之原则是上帝订立的，其所体现的是人类之禀性呢？

根据基督教的说法，人类是上帝的造物，而且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而创造的。因之，就其为受造物而言，他们都是上帝的子民，谁也不比别人优越；就其形象与上帝相一致而言，他们又兼有上帝的神性，有自我完善的能力，而且谁都一样，同样没有等级贵贱和智力愚智之不同。

然而由于人类的始祖犯有原罪，被上帝逐出伊甸园，因而人类从其始祖的时代开始，就有了人性为恶的特点。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，而因人人都负有原罪，具有人性为恶的特点，谁也不比别人高贵和纯洁。

但是上帝在创造万物的时候，给了人类一种特别珍贵的东西，即自由意志。这也是人类同别的生物的根本区别。别的生物只能受自然必然性的摆布，而惟独人类有自由选择的能力。自由意味着选择，同时亦意味着对自由的选择负责。亚当夫妇

没有听上帝的劝告而偷吃了禁果，就是因为他们拥有自由，其接受上帝的处罚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因为他们必须对他们的行为负责。

尽管人类拥有自由是一种负担，但有无自由，对他们来说却是意义重大。如果没有自由，他们将如同猪狗，甚或虫类，受自然必然性的摆布，没有意识，没有自由，更不会有历史与文化。是自由充实了他们，武装了他们，使他们生活得像个人样。所以对他们来说，自由是第一可贵的。

十

自由与平等是人的禀性，是上帝赠予他们的。但是，上帝的意志与人类实际的生活又是有差距的。如果没有差距，人们也就等同于自然物了。也可以说，正因为人类具有自由意志，才决定着他们既非等同于上帝，亦非与自然物无别。那么人类又是如何能够在自己的生活世界，与上帝的意志相一致呢？即尽可能地遵循上帝的自由平等原则而处世呢？

这里的惟一答案便是：人类必须正确地认识自己。而且也只有对自己有了正确认识，他们才可能认识上帝，按照上帝的原则而生活。

人类的自我认识，此话初听起来颇有点荒唐。人类可以认识世界，怎么认识自我会成为一个问题呢？其实，人类之奥妙也就在这里，他们可以认识自然，且能发展起自然科学体系，然而对于他们自己，却常常是认识不清的。或者说，正因为他们不能正确认识自己，所以才会时常地给自己挖掘陷阱。现代的文化困境，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人类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所造

成的。

人类对自我的认识，亦即对人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的回答。按照我的理解：在德性上，人性是恶的；在知性上，人是有限的。

十一

人类社会，各色人等都有。有坏人，有好人，也有不好不坏的人。而且言其人之好坏，也是相对意义上的，而且是出于对人之评价的工具性目的，绝不是说这个世界上的人，不是好人就是坏人。即便就某一个体而言，我们亦难作出这样非好即坏的评价。他或许不是好的朋友，但却是位好父亲好丈夫；他或许不是位好干部，但却可能是位好同事、好公民。

因之，说人之本性为恶同样只是理论预设，不应该从事实世界去论说其真伪。如果从事实世界出发而评说人性恶论为非，则是无的放矢，没有触到问题之实质。

如果说人性恶论只是一种理论预设，那么在知性领域的人的有限，则是从事实世界而考察的。

人在知性方面的有限性，主要体现在：（1）他对世界的终极真理是无知的；（2）他对历史的未然状态是无知的；（3）他对自己上述两方面的无知是无知的。

而且，在德性上的人性为恶，在知性上的人之有限，乃是人之共性，谁也不能特殊。这是上帝的原则所在，也是人之为人的基本属性所在。

循着这样的思路，我们再来考察人类的政治行为，便可充分体会到上帝之意义了。